

刘芽作品小辑

生于陕的刘芽是一位风格独特的青年作家,她的《草木情意》系列作品集自然、人情、民俗于一体,生活的截面背后蕴藏着广阔的社会背景,展现出秦岭山中人与草木深情相拥的命运脉络。读这一系列作品会让人想起萧红《呼兰河传》的开篇,虽然将两部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不太适宜,但在某些具体的表达方式上可以窥见相似之处,譬如儿童化的叙

述视角、散文化的叙述情调、音乐化的叙述节奏。我想这不是刘芽对萧红的刻意模仿,一个作家的表达方式从根本上说是其内容决定的,应该说刘芽为童年的林坝子和四一街选择了一种最贴切的表达方式,她笔下的林坝子是一幅风俗的画,一首忧伤的歌,一片诗意的土。《呼兰河传》每一章皆可独立成篇的艺术特点,让它的文体属性充满争议。刘芽的《草木情意》系列作品吸

收了多种文体元素,也很难界定属于散文还是小说,无论它是小说化的散文,还是散文化的小说,都不是最重要的,因为文体的界定只是为了阅读和研究的便利,对于作家来说,更重要的是作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。生长于山中的刘芽像一个游走在秦岭深处的小妖,给人制造变幻妖娆的文字光影。现特选登《草木情意》系列作品中的三篇文章,以飨读者。



海棠春

林坝子最好的海棠花开在秀珍家。四月春是被天风吹来的,几场雨过后,天风携来高处的暖,林坝子冰冻的河面发出脆裂声响,那声音震醒沉睡一冬的土地,万物迅速复苏,小燕子也匆匆赶回来,装点林坝子空如锦缎的蓝天。只消几个日子的阳光普照和雨露滋养,又像一场深冬遗留的雪,又像一颗颗深海里沉睡的贝,还有那香清韵悠远,让人愿意久久地闭上眼。秀珍放在花下窗台的笔记本里,就多了几行诗句,“偷来梨蕊三分白,借得梅花一缕魂。”

我捂着肚子气喘吁吁地从四一街跑上来,猛扣秀珍家门环。等她的时候,一树的海棠花叶被盛大的天风拨动,沙沙啦啦,呜呜啊啊,像许多人吹起竹笛曲。我正倾听,秀珍端着洗衣盆,披一头乌黑长发远远走来,她喊我:“二丫头,你立这干啥?”我回过神,才想起差点忘了最重要的事,“快走啊,秀珍姐,娃儿们都到福祿学堂啦!”我拽着秀珍姐一路奔跑,跑过春天即将播种的干净庄稼地,跑过小喇叭花正开的梧桐树,跑到能望见热热闹闹的四一街。

福祿学堂在杂货铺隔壁的石头房子开班了,因是四一街的商人们集体投资的学堂,故名福祿,寓意是从这出去的娃娃都能得福气和功名利禄。制木厂老板贡献出一十六张红桃木桌椅,箍桶匠专程去县城搬回一桶白石灰,在黑黢黢的教室墙壁上刷出一方整整齐齐的白板,焙烤着火筒里烧红的木全做成了炭笔。林坝子的居民们都心生感激。

福祿学堂开张了。十六个学娃高高高低低坐了一教室。秀珍姐站在讲台上说:

“我是你们的老师,也是阿姐,叫我秀珍就行。”娃儿们笑着齐声“晓得!”秀珍姐转身在白板上一笔一划写下“秦岭”两个大字,说“秦岭山大,横跨陕甘,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,关中和陕南的分界线,古人称作‘天下之大阻’”。娃儿们听得目不转睛,但也有些云里雾里。秀珍姐又在白板上写下三个小字“林坝子”,说“林坝子小,在秦岭山南麓,蒲河经过,是我们生活的村庄。”娃儿问:“那秦岭和林坝子到底啥关系?”回答说,“以门前大公鸡为例,秦岭是鸡翅膀上最长的羽翼,林坝子是羽翼上的一根小羽毛。”大概还是似懂非懂,但是从此娃儿心里有了秦岭、蒲河、林坝子这些名词。

福祿学堂没有教学目标,当然没有学籍,更算不上正式学历,但是秀珍姐和娃儿们都热情地教着学。她教娃儿们唱歌,歌词是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,小楼昨夜又东风,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……”歌声抑扬顿挫,缓慢幽然,能把人还原到许多年前的春天。秀珍姐嗓音真好听啊,她把“问君”的“问”唱得缭绕回转,好像真的要问一问才罢休,千愁万恨就铺展开来。孩子们甜甜的童音跟着唱起,四一街上的闲人都跑到学堂门口围观,三娘也跟着摇头晃脑哼起来,她唱歌倒是比说活动听多了。

四一街的商铺每月按惯例凑份子,给秀珍姐发二十块工资。秀珍姐拿着棉布袋去借三娘的杂货铺买洗衣皂、雪花膏和好看的笔记本。铺里有时刚进了新货,货架上摆着亮珠吊坠的翻花硬皮本,自带时髦的小锁和钥匙,秀珍姐宝贝似的捧在手心,再配一支新的天蓝色碳水笔。有时借三娘也会把滞销很久的黑皮本卖给她,我站在门口喊:“秀珍姐,快莫买了,这本子长得比锅底还难看!”借三娘扔一把水果糖过来,我接住几颗就往外跑,临走不忘再喊一声“千万莫买啊!”秀珍姐仍旧会买,不管什么样子,她喜欢

蓑笠翁

群山高耸,林海苍茫,一条细长的碎石路从森林深处延宕而来。群山到这个地方突然退后,让出一方敞亮的豁口,形成平坦的坝子,老人们说这是典型的山坝坝。进山的人从此处要深入巨大的孤独了,出山的人又急需烟火气来安慰,正好这坝子就兴旺起来。坝子被一条长街分为东西两半,木板的、石头的、土制的房子沿街而建,卖杂货、烙烧饼、制木的、箍桶的、染布的店铺聚集起来,凑成一个热闹的小集市。不知谁给这街取了个奇怪的名字——四一街。

这是我童年生活的全部世界。我整日疯跑在四一街上,路上的蚂蚁甲虫远绕开我。开杂货铺的俏三娘说,二丫头成天跟个小孩猴似的。她双手叉腰斜靠在门板上,小红的唇把油瓜子皮拨得老远。我可顾不得理她,我要赶去烧饼店抬米粉,还得到木匠家拿新制的陀螺。天黑的时候,街上又回荡起妇人们尖尖长长的嗓音:“二丫头,在哪呀?快来哟——”我就知道染布坊火塘的灰糗栗子熟透了,箍桶家喷香的白米饭也上桌了。四一街上的事我都知道,杂货铺的零钱屉是第几个,箍桶匠的银宝箱藏在哪,制木厂的厚账本谁保管,俏三娘说,“可叫这小猴把我们四一街都掌握了。”是啊,我也觉得这条街对我而言,再没有什么新鲜可盼。

雨又下开了,细长的水线从灰白天空各个角落落下,遮天的布好像漏了一样。森林啊,土地啊,河滩啊,山脚啊又一个劲儿地往上冒水气,天地间萦绕不开,混沌一片。我蹲在路边无聊地放纸船,碎石路上汇集的溪流淙淙而下,我的小船也顺流好远,然而在我目光尽处,一个黑色的巨物出现在茫茫雨雾中,那身影像极了一只披着翅膀的鸵鸟。等他路过我身边,我才看清是一个老人身穿厚实的棕褐色草衣,头戴一顶锥形的草帽,草衣下摆阔大,才把人显出鸟形。老人不慌不忙地踱在大雨里,任凭雨水噼里啪啦打在帽檐,又淌落到衣襟,最后回到地上,溅起一溜串小水花。

我整日挂念着那个大雨里穿着草衣的老人,他走在雨里比整个雨季的人都稳重。终于等到天空放晴,我拔腿就往四一街深处去寻。在街的尽头进山的

路边,一扇木栅栏门敞开着,一堆一堆的草茎铺在簸箕里晾晒,金色的阳光叮叮当当地跳跃,我大声喊:“鸵鸟爷爷——”,老人从屋里探出头来。“你那天穿的草衣是什么?”“是蓑衣。”“戴着帽子呢?”“是笠帽。”“哦,那我就叫你蓑笠翁爷爷吧。”他笑得胡都跳起舞。“蓑笠是拿什么编的?”“草编的。”“什么草?”“龙须草。”“龙须草是什么?”“你来看就晓得。”我纵身翻进矮栅栏院子,细细去抚摸那些晒得泛黄又接近白色的长草,它们长短相近,整齐排列,草身湿手很光滑,草芯柔韧得像棉纤维,我抱起来闻,淡淡的植物香扑鼻。还有更多的青草紧捆着架在铁丝上沥水,我问蓑笠翁爷爷:“这是做什么?”“是编蓑笠的第一步,煮草。”“可是这么多草去哪来呢?”蓑笠翁爷爷指着背后的青山万重,“你看看我们这山,什么奇珍异宝没有。”我也点头,原来我们坐拥着宝山呢。

蓑笠翁爷爷让我下雨天再来。等雨的时候,我搬着小板凳坐在门槛上双手撑着下巴。杂货铺的橘瓣酥也不甜了,烧饼店的芝麻酥也不香了,俏三娘烧去编花辫儿我也听不见,我只想知道怎么用那些瘦弱的草扎成厚实的衣裳。终于又下雨了,我飞一般跑去找蓑笠翁爷爷,用力推开沉重的木门,天光照进屋子那一瞬,我惊呆了。从墙角到屋顶,满墙悬挂着各式的蓑衣,它们张开衣袖,振翅欲飞。我抚摸着参差着,停在一件小巧的水波纹花纹的蓑衣前,回头看蓑笠翁,他笑着点点头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蓑笠,蓑衣质地光滑冰凉,落在我肩膀上有些重量,未散去的草香包裹着我。蓑笠翁又取下一顶小笠帽扣在我头顶,我系好草绳,冲到屋外,敞开双手在雨里奔跑。偌大的雨哗哗啦啦,在我眼前流成水帘,但我一点儿也没打湿。雨更大的时候,我的鞋子湿透了,蓑笠翁爷爷边比划边喊:“蹲下,围起来。”我照着样子做,两只胳膊交叉在身前,蓑衣就围成一道密不透雨的水帘。

等我跑累了,回屋歇在火塘边上的条凳上,通红的火焰毕毕剥剥燃烧着,屋外天色渐渐沉入大地深处。蓑笠翁爷爷拿草编的竹篮盛满核桃给我,又递给我方块的草垫,墙角还摆着草编的猫碗。我这才注意到满屋各异的草编器皿。“爷爷,这么多小物件都是你编的?”火的红光照耀他布满褶皱的脸。他说:“都是,但我老头子,还是蓑笠编得最好。”我问他:“为什么?”他说:“一个人一辈子,能做好一件事就了不得了。”“那你就是了不得爷爷。”笑声灌满屋子。“爷爷,你什么时候会编蓑笠的?”“差不多你这个年龄。有一年山里来了几个南方的采药人,借住在这,他们从山上采回龙须草,编好蓑笠预备下雨,我跟着就学会了。”“那些人呢?”“他们在我屋住了一个多月采够药材就回去了。”我突然不知道再说什么。火塘里柴火将近,猩红的炭维持余温,我滚滚的脑海里回响着一句话。我从蓑笠翁爷爷那里得知编蓑笠整个过程,才明白为什么会那样说。要编成一件蓑笠,先得在盛夏时节攀上陡峭的山涧悬崖,去采摘生长在石缝中的龙须草,一张蓑衣要用八千草,八千草需要住在山中采十天,采草的人每到一处只会带走少量的,留下更多草以便下一人下一次遇见。采回来的草要经历煮沸、晾晒、修剪、刀割等复杂工序,这期间又溜走十来天,等到一根一根去交织、扎紧、定型那些草,又得半个月时间。一张蓑衣要用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精准的手艺,难怪蓑笠翁爷爷说,一个人一辈子,能做好一件事就了不得了。这句话在我单纯的心里扎下了一道深根,好像那时才知道,但凡要成就世间郑重之事,都要付出寻常人一生的努力。

编好蓑笠的爷爷终于等到赶场的时候,逢七赶场是乡间的习俗。四一街上人潮流动,尚不宽阔的街道被挑担卖货的人占满,急得俏三娘嘴里骂着赶着,非要扫出门口的空地,让顾客能踏进她的门。可是每条大山褶子的人都赶来了,还有那些外地的做漂乡过户生意的,把四一街挤成一坨没有缝隙的渔网。做糖人、卖糖葫芦、玫瑰酥、炸油糕的人都来了,我欢喜地鱼游在人群里,蓑笠翁爷爷找一个角落搁下他装满蓑衣的大背篓,我放声吆喝“卖蓑衣咯——下雨不愁咯——”路人太熟悉蓑笠的爷爷了,笑着走过去寒暄几句,抱走一件,再抱走一件,大背篓空空如也了。蓑笠翁爷爷也不着急回去,先买一只冰凉的山楂糖葫芦,再做一个五彩的筋汤汤的山楂糖葫芦,等我两手满满。他再去粮油铺灌一壶油,去散酒铺打一筒筒酒,拎着

的浓香良久未归。

听说这次吵架后,松林哥专门托人从四方镇商场买回一条绣着玫瑰花的纱巾。纱巾送谁了呢?秋天的时候,秀珍姐脖子上系了条一模一样的。上课也有了变化,松林哥在语文课教古诗,“远看山有色,静听水无声。春去花还在,人来鸟不惊。”秀珍姐教唱歌,歌词也成了这首诗,歌声里多了些娃们唱不出懂不了的柔情,但是一唱一和依然婉转美妙。而且福祿学堂的规矩也立起来了,每天晨读一小时,饭前要背诗,写完作业才能出去玩,我在福祿学堂真是学到了许多受益一生的好习惯。

第三年春天如期而至,海棠花又开得活泼灿烂,但是福祿学堂遇到新的危机。为保障教学质量,全国取缔偏远乡村小规模学校的政策文件下发到林坝子。这些年福祿学堂的娃们只有自然流失的,没有增长的,办学规模愈变愈小,村里打报告给镇上说林坝子山高水远,孩子们上学着实不便,能不能酌情保留学堂。但政策如铁,最终还是照办了,学堂学生全部编入清湾小学四年级班级,办了整整三年的福祿学堂就这样落下帷幕。四一街人多不舍,一直保留着福祿学堂的教室,钥匙存放在俏三娘的杂货铺里,她还跟以前一样经常趴在窗口往里望。

福祿学堂停办以后,秀珍姐好些天没到四一街来。我去她家看她的时候,吹过海棠的风正翻动她窗台上的笔记本,上面又多了两行纤瘦字迹“如今意思和谁说,一片春心付海棠……”我还记得福祿学堂开张那天,我跑到海棠花下等秀珍姐的情形,那天的天,多空多蓝啊,像一张可以随意挥毫的画卷。我还记得海棠花白如雪,盛大美观如梦境,我还记得那天的制度,学习就该有学习的样子。”“什么制度?什么样子?只有你当得了老师?”松林哥让娃们放学,留下秀珍姐聊了很久,直到月亮升到中天,他才送她到海棠树下,她进屋后,他闻着海棠花

他探出圆圆的脑袋,仰起亮亮的眼睛,满楼一杯深深浅浅、肥肥瘦瘦的桃花蔓,朝我跑来的样子,像一只清越浪漫的草鹿子。小孩子叫他柳苗儿哥,他叫我芽儿姐。“芽儿姐,我听到竹叶的秘密了。”我笑着瞧他,他顾不得抹去豆大汗珠,正经儿着急,“真的,真的……”

柳苗儿喜欢听我在暖春柔柔的午后,歪在空阔堂屋的大蒲椅座,清清淡淡地说那些山外面的事。“芽儿姐,车转过猫头梁以后,还有多远的路才到城里呢?”“还得一整天呀,车上崩子梁,下到油坊坪,再翻过光头山,过青蒲墩,走子午道,天擦黑才出丰裕口。那一路,险着呢!”我接着,故意耸肩呷呷响牙巴。

“哦”,柳苗儿不言语了,“那走路肯定到不了吧。”他望着窗外云过山头,兀自叹息,那声音很轻,倏忽消散在风里,但却像石头雨砸到我心底。我分明看到他眼里折射出一道亮光,那道光确定指向林坝子之外的世界。

“那芽儿姐,城里夜晚是不是亮洒得跟白天一样,走路不打松明子啦?”“嗯——”我不知道怎么回应他,“灯是有,可夜晚还是很黑”。我想告诉小柳苗儿,山林的夜路,眼睛看不见,但脚步可以听见,只要一步一步踏实落脚,听地底的回响,就知道自己是否走得安全。况且山林里,只要走走就会有路,那些树枝枝蔓和泥泞的坎,只要抬高腿,就能绕过去。

“芽儿姐,城里没有林子也没有河,那些娃儿不是连亮亮豆儿、桃花瓣儿、红尾巴儿都没见过?”他撑着下巴憨憨开心。

“是啊!他们肯定没见过,恐怕连名字都没听过呢,桃花瓣儿是啥,他们一定不晓得是红尾巴鱼……”我嘛,我还真想去问问那些整天跟高科技打交道的城里娃呢……”他眼里的那道光变成烈火。

穿堂而过的风拂过大敞的窗棂,流水的声音哗哗啦啦。“芽儿姐,你不知道观音沟里,真的来过神仙呢!”“你又吹牛皮哩!”我这样激发他,他果然绘声绘色地讲起来。

我喜欢听柳苗儿说我们林坝子的事。

就这样讲过多少个春天,我已不记得。只想起桃花开时我回来,柳苗儿都会长高,愈发挺拔如一棵蓬勃青树。他钻进竹园,风一样掠过深密竹叶,在凌枝乱杈间开路向前,一直深进,不顾划伤,只为摘一串足够灿烂美丽的桃花蔓。他小心翼翼搂着布衫,笑着跑回来,手指轻轻将它翻转结连,做成一只手环似的桃花扣,递到我面前。他咧开嘴笑,笑容很深,流水在他身后,白云在他肩头,他多像一个没有忧愁的小王子。

第二年开春,桃花还没开到舒展,柳苗儿说他在我们学校门口等我,我飞奔而去。他站在人潮中,静静等我。那时他已高出我一头,我踏着脚尖,揉乱他蓬草般软软发头,“柳苗儿,到城里看姐来了?姐带你把这地儿逛个遍!”柳苗儿低头不语。我笑:“咋了,不认得姐了?”他说“芽儿姐,我要去沿海地方打工了。”“你还这么小你能干什么?去那么远的地方迷路了怎么办?生病了怎么办?被人骗了怎么办……”柳苗儿第一次露出哀求的神色,“芽儿姐,我在家天进山,林子又深又静,我想喊一嗓子都发不出声……”我只朝他喊,“听姐话,你回去!”

柳苗儿蹲地低下身拉行李袋,从衣裳中间捧出一个系着彩色丝带的纸盒,放在我手里,他说:“芽儿姐,车过猫头梁以后,早早半天就到了城里……”我愣在那里,像被一场雨淋透。

他拎起没有封口的行李袋转身大步走开,只几秒钟,一声汽笛还没落在风里,一首歌曲还没唱到小步,手还没挥起,还没喊他要好好地。他的背影就消失在车水马龙的城市街角……我一直在想,柳苗儿真的长大了吗,他真的可以一个人闯江湖了吗,城市的霓虹旋转不会让他迷路吗。

他送我的纸盒里,是一只粉白的被四边叶片包围的桃花扣。桃花还没长盛,细微蕊萼如幼虫触须,颜色单薄近乎透明。那精致的扣,折边的圆,只有柳苗儿能结。他总以为我喜欢桃花扣多于其他,但其实我是喜欢他,喜欢林坝子,才喜欢桃花扣。

转眼又一年春天,柳苗儿在村口的竹园外等我。我望着他,不知怎么交待进城的路口多远,他却飞一样甩开健壮的长腿跑过来。我看见竹林高枝那一簇开得天真热烈的桃花蔓,想起我曾那样执意地骗过柳苗儿,“那个那个,柳苗儿,我不是故意要骗你……”他却认真,“芽儿姐,其实城市离林坝子的路真的挺远的,出去以后我才觉得还是林坝子最好。”我突然笑出泪来,脚蹦跳起啪地拍了他脑门,“看我说吧,还不听话!”他也咧开嘴笑,憨憨地摸着后脑勺。“那还走吗?”“不走了,和大多他们一起搞新农产业发展哩!”“决定了没?”“决定了!三个大棚已经搭起来,几千袋料也到位了,技术人员全程指挥。”我仿佛看到柳苗儿的产业红红火火地发展起来,由衷地为他竖起大拇指。

“那还记得桃花扣不?”我悄悄地问。他像草鹿子一样只身闪进竹林,撩动竹叶窸窣窣,如一阵风一溪水。我抬头,天空飘满了粉扑扑嫩灵灵的桃花扣,旋舞着氤散开,变成轻盈柔软的云雾顿时漫散了我。我闭上眼睛沉醉了。



刘芽,原名付新雅,女,1989年生,宁陕四亩地镇人,西北大学文学硕士,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作家研修班结业,在《美文》《安康日报》《震雪》等报纸杂志发表散文十万余字。